



# 小城烟火

□ 古胜红

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,到过的可谓多矣。但甘南小城合作市,却是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。

到了才知道,合作市的“合作”是藏语“羚羊出没的地方”的意思,这里有着“青藏之窗,雪域羚城”的美称。合作市平均海拔接近3000米,原本是一个离云端更近的地方,却有着质朴、纯粹、令人眷恋的人间烟火气。

合作城区四周被低矮的群山环绕着,无论向哪个方向望去,在不远处看到的都是山;城市规划很有章法,街道横平竖直,无论往哪个方向走,最后大概率都会走到山脚下。

我到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,看窗外晚霞尚满天,就赶紧走上了街头。放眼望去,整个城市碧空如洗,街道非常干净。沐浴在灿烂夕阳下的合作小城,铅华洗尽,纤尘不飞,让人感到安静和温暖。

我迈着不紧不慢的步伐,用了两个小时就把城区主要的街道走了一大半。路上出租车和私家车川流不息,人来车往,十分顺畅,路边停放的车辆排列整齐。便捷通畅的交通,极大增加了生活的舒适度,让人完全感受不到你追我赶的紧迫和人潮汹涌的匆忙。我迅速就对这座城市有了一种莫名的向往之情。

走在街道上,空气中弥漫着奶茶和奶酪的芳香,让人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歌曲《草原恋》来,那句“不论我离开你多远,总闻得到奶茶的香甜”格外应景。也恰是甘南丰富肥美的牧草、成群的牛羊,还有美味的牦牛乳、酥油茶,让这里成为重要的特种乳生产基地,发展为一个产业兴旺、生态宜居、富有活力的高原城市。氤氲的奶香中,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派欣欣向荣、生机勃勃的气象。

夕阳下,三三两两的市民在街旁散步,他们相互交谈着,脸上是愉悦的笑容。刚放学的小朋友背着书包回家,一路蹦蹦跳跳,步伐欢快,尽显无忧无虑的童真。或许这份随性自在,才是最地道的幸福滋味。

大约晚上八点半,路灯缓缓亮起,楼宇的景观灯流光溢彩,街旁那些店铺招牌也都亮了起来,小城的大街小巷别具一番风味。街旁的移动摊位陆续都出来了,有卖时鲜水果的,有卖锅碗瓢盆等家用小物件的,有卖烧烤的,还有卖小吃的,多数的摊位就是一辆小型敞篷车,也有的就一个烧烤架,喇叭里传出吆喝声,满满的柴米油盐气息扑面而来。人们三三两两一起吃着聊着笑着,生活中的疲劳和烦恼就此烟消云散。

沿街的各类门面小店更是井然有序,增添不少人气和热闹。通钦街上包子铺、茶餐厅、台球室、酸奶店、面馆、火锅店、酒吧、烤吧、花店一应俱全。小城有着丰富多彩的夜生活,很多店铺都挂着24小时营业的牌子。香巴拉主题文化广场一到夜晚就成了欢乐的海洋,人们尽情地唱着《吉祥甘南》,欢快地跳着锅庄舞,歌声嘹亮、舞步轻盈、舞姿优美,展现着高原独有的神韵,绽放着激情和魅力,是这座小城最亮丽的风景线。

沿着街道一路走着,慢慢看着,有高楼大厦,有霓虹璀璨,也有小巷人家……时光的温柔与岁月的清欢在此刻充分释放。行走的脚步不自觉地便慢了下来,去细品那份宁静、安闲、自在,去感受那种恬淡、惬意的慢时光。

路旁是一排整齐的云杉、枝繁叶茂,青翠欲滴,格外赏心悦目。个头不高的黄刺槐花期刚过,满枝翠羽更显得清雅。在街边巷尾还会与金叶榆、榆叶

梅、侧柏,以及高大的杨树不期而遇。这里的花草树木都不经过修剪,按照本来的模样自由地生长着,在路旁散步有时候需要从低矮的树枝下面钻过去。当地朋友开玩笑说,因为这里地处高原、气候多变,树木生长不容易,让它们这么长着就好。人们对花草树木关心呵护至此,想想竟是很有趣味的。

城市的边缘就是当周草原,能见度高是时候看到的群山也都被绿油油的草场覆盖着,仿佛披着一层绿毛毯。草原和城市的组合,是一大绝妙的景观,会让人茫然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身处草原中的城市,还是漫步在城市中的草原。夕阳西下或者旭日初升,都会给群山上的草场镀上一层金色的霞光,视觉效果极佳,给人一种此种心安处的归属感。

早起沿着河畔的跑道漫步,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。远处几朵淡淡的云絮漂浮在青山之上,如一幅淡墨轻描、墨痕未干的水墨画,更添几分清逸。洮河水缓缓流淌,水面几片飘落的绿叶随波荡漾。凭栏而立,轻听风声车鸣,细嗅花草清香,静看青山绿水,仿佛一切都被浸染了诗情画意。朝阳冉冉升起,城市慢慢苏醒,车逐渐多起来,早起锻炼和上班、上学的人也多起来,人们以各自的方式开启了新的一天。就这样,日升月落、寒来暑往,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,生活一直前进,永不停歇。

我眼中这个舒适宜居的小城,初看有几分平淡,细看竟是如此惊艳,一切都是那么的精致唯美,而这种精致都是奔着人们生活的舒适、便利这么一个目标去的。走进城市又像置身一个大花园,处处可入画,周边的美景更是三天看不完,更可贵的是在这里时时都能感受到个性化、松弛感、烟火气,城市的现

代便捷与大自然的田园山水得到完美结合,不乏繁华但远离喧嚣。到街上走一走,就能让人在这快节奏的时代静下心来,去体验芸芸众生的多彩生活,感受烟火人间的无限美好,感叹世界温柔、人间值得。

在小城的这段时间里,我得一空就到街道上溜达,完全理解了辛弃疾那种“带湖吾甚爱”“一日走千回”的心情了。只需要短暂的小住,就可以熟悉城市的每一个角落,而每个角落都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氛围感,简单平淡,有自己的节奏,少了一份喧嚣,多了一份宁静,少了一份浮华,多了一份安然,感受到每一个平凡日子里的阳光都是新鲜的,理想生活的松弛惬意在这里具象化了。也许,这才是真正的诗与远方。而这里是实实在在、步履可至的平凡世界,并不是与世隔绝、遥不可及的世外桃源。

在我看来,最美的人间烟火,都藏在我们每个人的衣食住行和一颦一笑中,是早晨的一碗汤面,是迎着朝阳的一次慢跑,是疲惫时的一杯热茶,是菜市场的喧嚣嘈杂,是广场上的轻歌曼舞,是晚餐后的街头漫步,是夜灯下小摊边的吆喝声,是三五知己相邀的街边烧烤,是每个普通人日常生活里每一个细节中的从容、淡定,是流淌在清浅时光中的岁月静好,是从细如毛发的人间万事中看到的阳光和快乐,是细细品味生活中的每一份温暖与惊喜——这应该就是许多人理想生活的模样吧。而这些,我在合作这座小而美的城市里都找到了。沉浸在小城的烟火气息中,我深深体会到,让我们时时向往的自由和诗意,不在远方,就在那每一个可以安放此心的“吾乡”。

站在村子尽头眺望,金黄的麦浪簇拥着红砖黛瓦的房子。麦子熟了,熟悉的麦香盈溢在村庄。亲切的麦香又一次唤醒我对麦子的深刻记忆。

秋分时节,父亲将麦种撒向翻耕过的黄土地,像撒下无数个沉睡的梦,等待雨水的脚韵将它们唤醒。种子在寒露的霜色里蛰伏、在连绵秋雨中萌发。清晨的薄雾中,嫩绿的麦苗从润土里钻出,稚弱的茎秆顶着露珠在风中颤抖,摇曳出一地碎银。

在这写满期待的“稿纸”上,麦子铺陈自己平凡而伟大的生命。

冬雪覆盖麦田时,“瑞雪兆丰年”的谚语从村东头传到村西头,老人们的喜悦难以掩饰:“今冬麦盖三层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!”大雪覆盖麦苗又托起希望,大地在酝酿一场盛大的绽放。

春雨唤醒麦苗,返青的绿浪间浮动着荠菜的清香。

春分后的麦田开始舒展筋骨。蹲在田埂上,听风掠过麦田的沙沙声,恍惚能听见麦子拔节的脆响。此时的村庄像浸泡在青麦汁里的绿琥珀,房前屋后都凝着青麦香。

清晨阳光穿透薄雾,针尖大小的穗尖花缀满穗子,如星落平野。麦穗藏在麦芒编织的铠甲下,正静默地沉淀生命的重量。母亲蹲在田埂上,用粗糙的指尖捻开麦叶,见叶脉里流淌着丰盈的汁液,笑容不自觉爬上脸庞。

蓝天白云下,麦子用金色渲染着整个村庄。蝉鸣渐起时,灿烂的阳光把热浪倾倒入大地,每一粒麦子都裹着阳光的体温,金色的麦浪成为村庄夏日主色调。田野里机器轰鸣,人声嘈杂,一派繁忙,丰收的交响乐响彻村庄。麦穗低垂的姿态虔诚而庄重,割麦人弯腰的弧度与麦秆的弧度重合,此刻麦子和人都会放低姿态向土地致敬。镰刀划过,麦茬整齐地排列成大大的五线谱。整齐的麦茬气势磅礴,显示出宽广、空旷和苍茫的气质。

打场的日子,拖拉机开过摊铺的麦子,碌碡移动的节奏与日影移动同步。不多时麦秆下便铺了厚实的一层麦粒,真实而丰盈。父亲挥动木锨的姿势犹如指挥一场演出,扬起的木锨借着风势,完美地将麦粒与麦壳分离,金雨般的麦粒坠落下来,尘土则随风飘散。落下的麦粒惊起场边偷食的麻雀,孩子们在不断追逐,却总是落空。

月光下的麦场别具韵味。麦草

## 麦子上的村庄

□ 张丽娜

垛化身为巨人,守望着大场中央攒起的麦粒堆。父亲躺在帆布搭建的小篷里守着一年的收成。听着蛐蛐清脆而欢快的叫声,恍惚间觉得整片麦田仍在生长。露水凝结的清晨,场边留下野兔觅食的足迹,在大地上写下生动的句读。

屋顶上的烟囱最先品尝麦香。灶膛里燃烧的麦秸秆带着草木灰的焦香,与铁锅里腾腾的新麦馍的香气交融,诠释了人间烟火的朴实与醇美。端一碗飘着麦香的面条,碗里盛着的便是整个村庄的魂。

固守在村庄的麦子,教会人们如何与岁月相处。坚韧而勇敢的麦子,是村庄根脉的延续。麦秆化作炊烟,麦粒用以果腹,麦壳回归土壤——这是最朴实的生态循环,也是村庄生存的智慧。

站在麦田中央,听见风穿过麦芒的沙沙声,藏着无数个丰硕的隐喻。麦子的根须穿透腐殖土,触碰到土地的脉动。麦穗的芒刺指向苍穹,丈量着生命的厚度。村庄生长在麦子的根系里,等待每一个节气的召唤。

## 夏日浆水味

□ 吴玉琴

夏日的烈焰舔舐着空气,蒸腾的暑气织成一张密网。此时,婆婆的那坛浆水便成了最稀罕的荫蔽。顶着灼目的日头归家,捧起一小碗呛得温温的浆水,仰头灌下,凉意混合着酸香在体内洞开,像无声的山泉漫过焦渴的河床,五脏六腑的燥热悄然被逼退几分。

厨房角落里那个敦实的双耳陶坛,自我成婚起便在那里。曾向婆婆请教过浆水的做法。她说,得先有“引子”。需从善养浆水的人家求来几勺,将煮过面的面汤澄得透亮,徐徐注入坛中,再把洗净的毛芹、包菜叶在滚水里略焯过,小心放进去。末了叮嘱,器皿最好是陶土烧的,浆水要勤搅动,常更新。每舀出一些,就要补入新鲜面汤,方能源源不断。若疏于照料,浆水会败坏,浮出一层惨淡的“白花”。

那年婆婆返乡前,特意将这坛浆水托付于我。家中少烟火,唯恐酸水败坏,我们便隔三岔五舀掉些浆水,再兑进新面汤。没承想,浆水竟很快枯败了。婆婆回来看着坛子,摇头叹息:“你糟蹋浆水,浆水气绝了。”她总有外人无法参透的固执:“引子,根不能断。断了根,自家浆水就丢魂失魄,再酸不起来了。”

一碗酸香四溢的浆水面,最是熨帖肠胃。最难忘的却是婆婆做的浆水“雀儿舌头”。油锅烧热,炆香葱花蒜末,倒入浆水滚沸,再把玉米水、豆腐或荞面擀得极薄,切成小雀舌般玲珑的面片。看它们于沸水中轻盈打旋跳跃,浇上热腾腾、酸滋滋的浆水卤子,顶上堆一簇翠绿油亮的炒韭菜,嫩芹菜与红亮的油泼辣子盐菜。一勺入口,那酸香便沁入四肢百骸,消解奔波的劳乏。夏秋

相交之际,一锅煮得甜烂的南瓜、绵润的洋芋、鼓胀的玉米下肚,再吸一碗温热的浆水拌汤,熨帖肠胃,周身舒畅,连耳边穿过的风,也似裹上了一层绵密的温柔。

婆婆有句口头禅:“有盐没盐水的。”说的是无趣之人、寡淡之事。浆水之味本就清浅,更妙在那一丝隐隐的凉意,恰是酷暑中消解躁郁的良方。而浆水的酸,如缓缓舒展的脉络,得用大些的勺子舀,才能让那悠长的意韵在舌尖徐徐铺展,品出其中真味。

夏日归家,爱人总是直奔灶间。他端起一大碗呛好放凉的浆水,“咕咚咕咚”一饮而尽,末了长叹一声:“大热天,喝一气浆水,舒坦!”仿佛滚烫的滋味,尽被这一碗清泉般的酸香压服、抚平。

光阴荏苒,浆水这老滋味,不知不觉从我家餐桌上淡去。

夏日的热浪蛮横,翻滚的空气里,那坛沉寂的酸香猛地撞上心头。凭着记忆依样操作,竟真找回了当年的滋味。爱人家下班到家,接过满满一碗浆水仰头灌下。“大热天,喝一气浆水,真舒坦!”那上扬的尾音里,终究裹不住一缕粗重滞涩的微颤。

轮椅上的婆婆低垂着头,在半梦半醒间沉浮。厨房角落那已静默的陶坛,幽光微泛。我伸出手指,想再一次轻抚那温润的坛壁,指尖触到的刹那,才发觉坛身靠底部延伸着一道发丝般细微的裂痕。是那年我们手忙脚乱舀水添汤时碰坏的?还是时间的刻刀无意划下的印记?我俯身仔细检视,坛内的浆水清亮如昔,并无泄漏的迹象。可这道隐形的伤痕,已悄然烙印在这只承载过家族温热与遗忘的陶坛之上。

## 祁连之鹿

□ 党正平

夕光把山脊浸成蜜色时，  
你正低头，吻触金色的浪，  
油菜花瓣缀满你的睫毛，  
像谁失手打翻了星星的糖罐。

蹄尖轻叩大地的琴键，  
啃食的声响比风更轻，  
直到某个瞬间——  
或许是云影掠过草尖的速度，  
或许是远山褶皱里藏着的呼吸，  
你忽然绷紧，像被弓弦弹出的月光。

脖颈划出优美的弧线，  
四蹄腾起时带起一阵金雨，  
整个花海都跟着摇晃了一下，  
仿佛大地也为这警觉的美，  
轻轻屏住了呼吸。

原来自然的诗行里，  
最动人的不是悠然的啃食，  
而是那瞬间的警觉里，  
藏着的，对生命最虔诚的敬畏！

## 村史是条河

□ 万玉鹏

村口的老槐树,把年轮刻进云里。  
一捧黄土,攥着第一粒谷种的呼吸。  
祖辈们的咳嗽,惊醒了沉睡的犁铧,  
他们的脚印,叠成田埂的褶皱。  
井台上的绳缆,是时光咬出的茧;  
水桶晃悠着,盛过多少晨昏。  
石磨转着日月,纺车抽出星子,  
炊烟在瓦檐打结,又被风拆开。  
族谱里的名字,有的长成了石碑,  
有的还在田埂上,弯腰侍弄青苗。  
某个清晨,电线爬上了屋檐,  
摩托车的轰鸣,惊飞了晒谷场上的麻雀。  
老戏台的油漆剥落,露出木头的筋骨,  
长长的文化墙,正把新故事  
一笔一画,写进砖缝。  
我们坐在槐树下,听白发人说古。  
那些斑驳的犁铧,静立于村史馆,  
而田埂上的草,仍在重复  
一个关于生长的,永恒的动词。  
村史是条河,我们都是顺水的舟,  
载着老槐树的影子,载着井台的月光,  
在新的河床里,继续流淌——  
每一粒新麦,都带着旧年的芬芳。



古镇写生

〔中国画〕

徐 瑞 作

## 庆阳速写

□ 刘梅花

址,秦始皇时期的石碌碡石灯,全是岁月的痕迹。如果时间是折叠起来的,那么陇东大地,就会一层一层翻开给你看——喏,这是先周文化的源头,这是齐家文化一脉,这是秦直道……

南佐遗址附近的山崖下,有一个旧院子,十几孔旧窑洞,前几年还有艺术家居住。藤萝顺着崖壁上攀爬,一直攀缘到崖顶,层层叠叠老绿的叶子覆盖了土崖,如同岁月覆盖了历史。院子里有巨大的老树,树上结满果子。树下有石凳石桌,还有一些盆盆罐罐。这个时候,我觉得内心的时间密码慢慢被解封,原始血脉觉醒,很想像古猿那样,噌噌地爬到大树上,摘了野果子吃,从这个枝子落到那个枝子……

如果时光一直往上溯,这个山崖

莽莽苍苍的时间荒原里,劲风,大雨,洪水,不停地剥蚀割裂,这片黄土塬呈现出如叶脉一样的地貌——一道道沟,一道道梁,下到平川又上高山,高山顶上又是平川。黄土堆积后,形成平畴沃野,从周先祖公刘开始,这里就成为农耕文化的源头。史称“周道之兴自此始”。

在庆阳乡间行走,让人恍若穿行于时空隧道里,能清晰地感受到历史堆叠起来的黄土塬。三千多年的古柏树,依旧郁郁葱葱。田野里露出半截陶片,有的地方可以翻出一大堆陶片陶器。土崖上九层灰灰面断裂层,预示着远古时代此地住了九代人——每一代人居住后,留下一层白灰。

湘乐古塔,镇远北石窟,南佐遗